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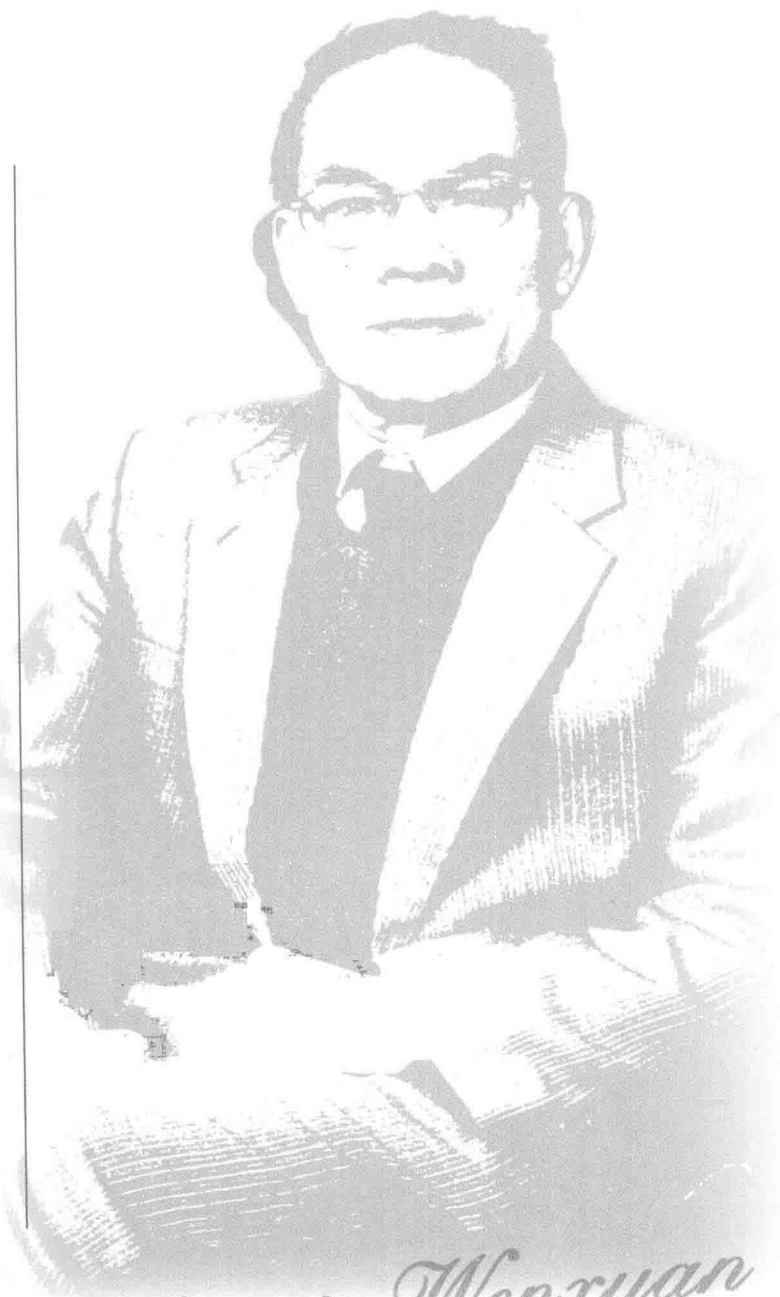
黄顺基文选



Huangshunji Wenxuan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黄顺基文选



Huangshunji Wenxuan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顺基文选 / 黄顺基著. —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6

ISBN 7-5377-2520-9

I. 黄... II. 黄... III. ①黄顺基 - 文集②社会科学 - 文集③自然科学 - 文集 IV. ①C53 ②N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4615 号

黄顺基文选

- | | |
|------|---|
| 著 者 | 黄顺基 |
| 责任编辑 | 王跃平 |
| 助理编辑 | 刘爱华 |
| 装帧设计 | 朱 珠 |
| 版式设计 | 王跃平 |
| 出版发行 |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 社 址 |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http://www.sxstph.com.cn |
| 邮 编 | 030012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太原兴晋科技印刷厂 |
| 版 次 | 2005 年 6 月太原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87 × 960 1/16 |
| 印 张 | 36 |
| 字 数 | 498 千字 |
| 书 号 | ISBN 7-5377-2520-9/G · 163 |
| 定 价 | 36.00 元 (平)
46.00 元 (精) |

1998 年于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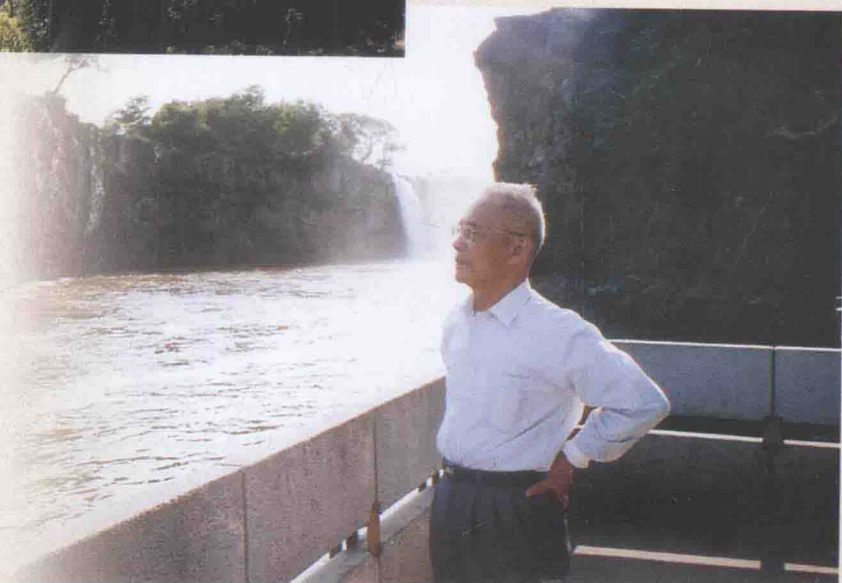
2002 年于广西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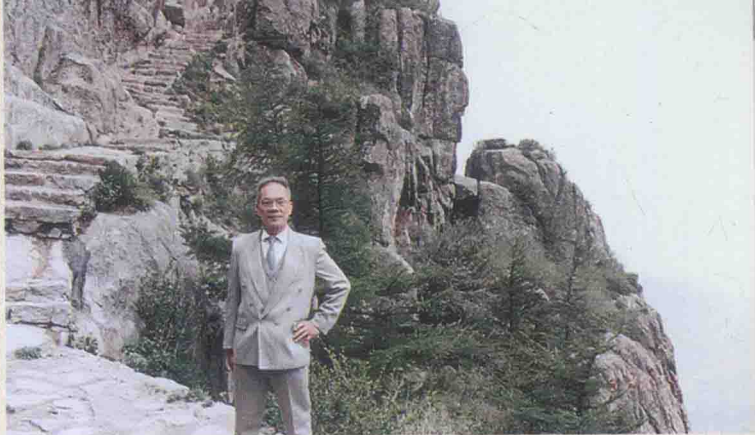
2000 年于海南海口市



2000 年于哈尔滨
镜泊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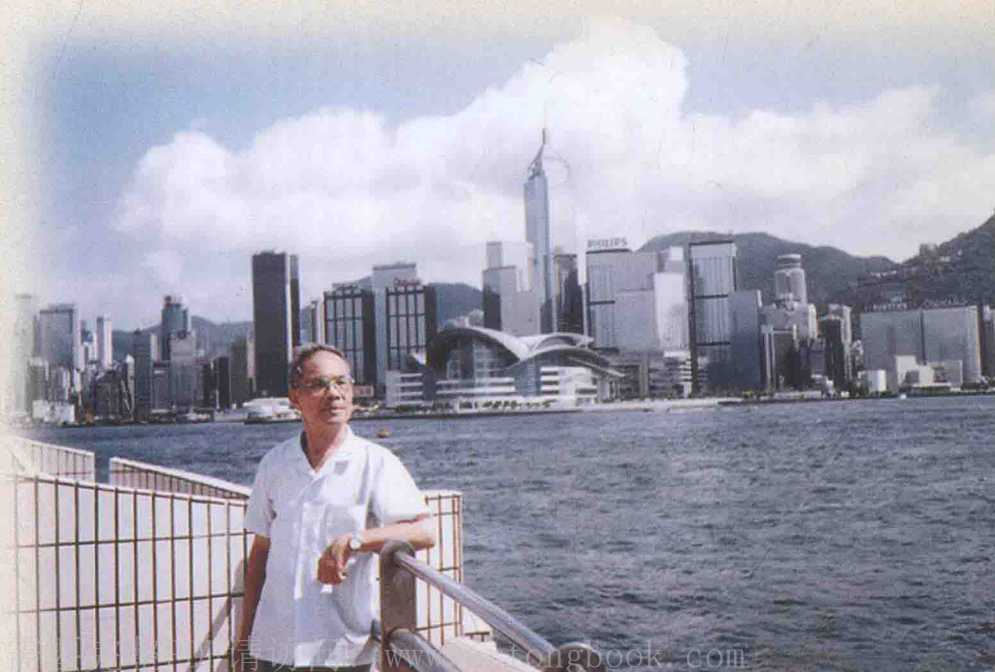
1988 年于山东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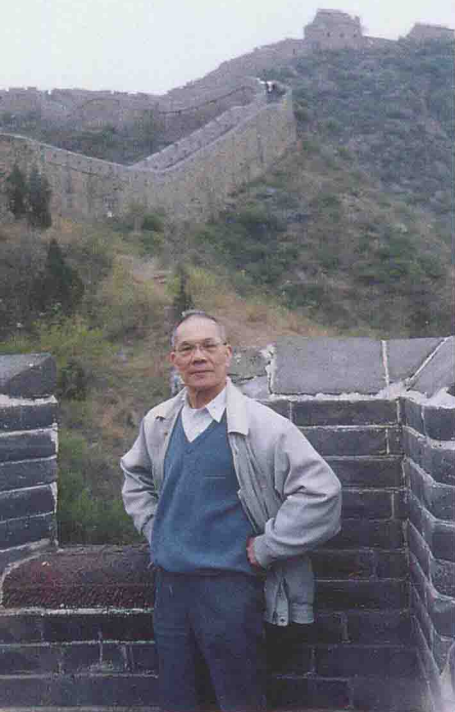
1991 年于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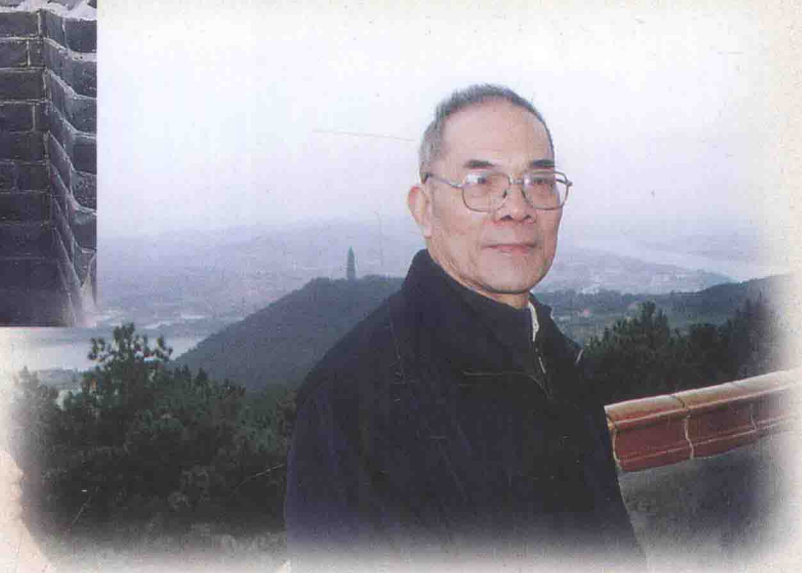
1998 年于香港



2004 年于北京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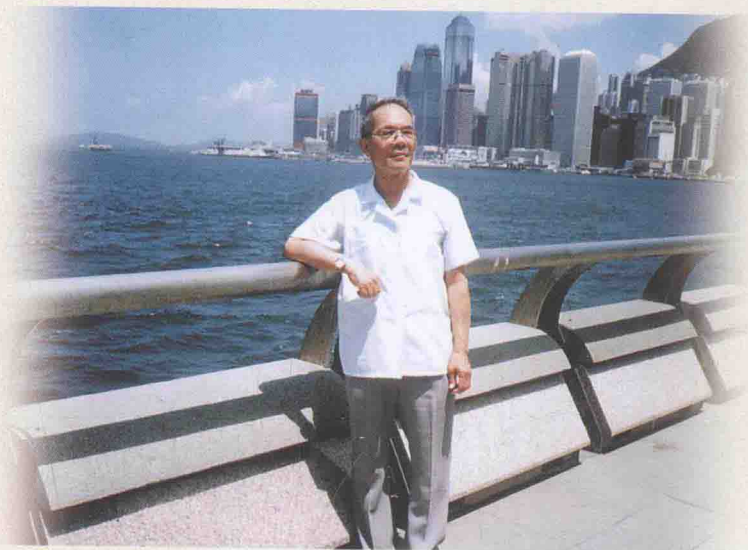
2002 年于南宁



2002 年于南京



1998 年于香港



1998 年于香港

1998 年于桂林



目 录

逻辑学

1	毛泽东与逻辑学及对《教学与研究》的关注
6	形式逻辑科学对象问题的质疑
14	前提的内容与推理的形式之间的关系
18	关于划分抽象思维和辩证思维阶段的问题
30	逻辑学在科学与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51	HNC理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
64	展望 21 世纪逻辑学
72	新世纪逻辑研究方向探索

自然辩证法

81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
92	自然辩证法发展史
105	自然辩证法在新中国
123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宏伟蓝图
148	问题·任务·设想
162	迎击现代机械论对人学的挑战

168 | 关于“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基本要求修订的基本思路

188 | 自然辩证法的新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

201 | 一元论和系统论的认识论

221 | 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

231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

247 | 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259 | 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274 |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社会学

279 | 新技术革命中的技术社会学问题

292 | 科学技术社会学初探

304 | 关于社会科学是否生产力的思考

308 | 生产力只有自然属性吗

316 | 试论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323 | 科技进步与国有企业改革

327 |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初探

339 | 高技术成果转化的制度条件

342 | 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

349	创新型企业
352	钱学森论产业革命
366	钱学森论科学技术业
372	新世纪科技对社会影响的新特点
385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特点与内容

知识经济

397	信息化与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408	信息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421	知识经济的历史分析
438	知识经济——新的历史时代
447	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知识创新

455	思维创新的途径与方法
460	知识创新不能没有逻辑
474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的关键
477	创新思维与基础科学研究
485	观念更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490	新理论反映时代的要求
501	问题、逻辑与理论创新

生态文明

- 515 | 生态文明观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523 | 论环境与人问题的三个层次
530 | 农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
535 | 生态文明与中国的发展

547 | **作者著作目录**

附录

- 549 | 自然辩证法领域的著名学者
553 | 在科技与经济社会交叉的领域开拓
560 | 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认识
563 | 探究“大杠杆”开拓大视野
567 | 继往开来·吐故纳新

571 | **后记**

逻辑学

毛泽东与逻辑学 及对《教学与研究》的关注

1957年4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来电话，说是中央的一位领导同志要接见王方名（逻辑教研室主任）和我（普通的逻辑教员）。校车送我们到新华门，经过门警通话，我们两人便径直向中南海走去。田家英早已在颐年堂等待，我们刚谈了几句话，毛泽东迈步走出厅堂，身后紧跟着周谷城先生，我们两个赶紧迎上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向周谷城介绍说，他们两位是人民大学的，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逻辑的文章，你们观点相同嘛！今天约大家来谈谈。落座不久，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胡绳等学术界前辈陆续来到。

我记得，当时逻辑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形式逻辑是否只管对错，不管真假？周谷城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发表的意见和他不谋而合，认为，形式逻辑是一门研究思维形式的学科，它抽去思维的内容，只从形式的侧面研究思维过程，因而在推理过程中，形式逻辑只管推理形

式正确与否，至于前提的内容是否真实，这是其他学科回答的问题，形式逻辑不管，也不能做出回答。但是当时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引起了一起相当激烈的争论。

这场争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20世纪50年代前期，全国都处在学习前苏联的热潮中，逻辑学界也不例外。当时我们普遍使用的课本是斯特罗果维奇编写的《逻辑学》，它视形式逻辑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提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内容”的逻辑和康德的“纯粹形式”逻辑的对立。于是，我们有些同志便以维护党性原则为理由，坚决站出来维护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形式逻辑只管推理形式的对错，不管推理内容的真实，这是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逻辑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不讲真实性，背离了真理，这是地地道道的康德形式主义。

毛泽东在这次会见的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学习前苏联的问题，大意是说：教条主义的亏我们吃得太多了，不能老是照抄照搬，要走自己的路；我找邓拓（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谈了几次；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多动脑筋。看样子贯彻起来很难呀。然后，他话锋一转，谈到了学术问题。认为学术上也应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京剧有梅派、谭派、马派，各式各样的派，为什么逻辑学界就不可以有周派、王派、李派等学派呢？他转向周谷城先生说，你的观点和人民大学的两位有同音，不孤独嘛！

金岳霖先生是逻辑学界的前辈，他最早把罗素的数理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华大学丛书《逻辑学》这部著作中，当时他是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毛泽东希望他推动逻辑的研究工作。整个谈话气氛是轻松、愉快、活泼的。毛泽东转向费孝通说，你写的《早春的天气》，我看过了，写得不错嘛！田家英插话：读了是有吸上新鲜空气之感。

谈话间不觉过了中午，毛泽东请我们一起用膳。我心里想，这是一次多么难得、多么幸福的接见啊！我赶忙走过去紧挨着毛泽东身边入座。只见他面前摆着一碟湖南家乡菜豆豉辣椒，其他便是几盘普通的菜，我记得有一盘是肉丝炒豌豆。服务员斟上了葡萄酒，毛泽东举着酒杯，站起来风趣地说道：“为消除紧张局势干杯！”（他的意思是说，逻辑问题讨论中，各方都坚持说自己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毫不相让，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态势，何苦来哉！）

饭后，我们接着坐下来谈，好像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动物是否也有思

维”，在座的几位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胡绳（或者是田家英）说，行军过河时，马总是要用前蹄往水里探一下，看来这说明动物还是有思维的。毛泽东谈兴甚浓，从上午十时起，直到下午四点多钟，谈话进行了六个多小时，仍毫无倦容。我们怕他累了，向他告辞，毛泽东亲自送我们，走到庭院时，他指着旁边茂盛的桂树说，8月中秋，这里桂花开得很香，那时，再邀请你们来。说完便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回家之后，我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睡。说到这里，我得感谢《教学与研究》的第一任总编辑王南同志，因为后来从田家英同志那里传出，每期《教学与研究》毛泽东都认真仔细地阅读过。而在当时的逻辑问题争论中，王方名和我写的同前苏联学者观点相左的文章，能够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这是同王南思想开阔，不受教条框框束缚，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给我们以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这次接见，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意义深远的。我体会，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广泛地、深入地加以宣传：

第一，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关怀极大地推动了逻辑学在我国的发展。

此后，全国有名的报刊、杂志如《光明日报》、《文汇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刊登逻辑问题的文章多了；召开了多次有关逻辑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最令人注目的是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逻辑学术讨论会”，参加讲座的有潘梓年、金岳霖、王宪钧、沈有鼎、胡世华等逻辑界的前辈；由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逻辑问题讨论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民大学哲学系也开设了逻辑专业，并由逻辑教研室编写出版了第一本全国通用的《形式逻辑》教材，培养了一批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的骨干，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成长为全国的一个重要逻辑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学的蓬勃发展，是和这个期间逻辑学工作者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从1978年以后，逻辑学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是数理逻辑，它是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应用现代数学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俱兴，形式逻辑只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关怀，这门学科恐怕就不会有今天如此飞速的发展。

第二，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深切关注推动了对他的逻辑思想的深入研究。毛泽东的逻辑思想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就我的粗浅体会，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1. 关于逻辑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非常注意讲话、写文章要合乎逻辑。他指出,文章和文件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强烈批评许多文件存在的缺点,这就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所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建议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点语法和逻辑。正是在他的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的形式逻辑教材,把概念的准确性、判断的恰当性、推理的逻辑性分别作为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章的中心问题;并由此出发,开展逻辑与语言的关系的科学研究。我国逻辑学界有不少同志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 关于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的关系问题

归纳逻辑实际上就是科学方法,传统的观点认为,演绎逻辑推不出新知识,只有归纳逻辑才能帮助我们获得新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矛盾论》这部光辉著作中,他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运动出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但是互相促进的过程;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就人类的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演绎是由一般到特殊,当人们已经认识一般的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所以,毛泽东认为,人类的认识总是通过归纳与演绎这两个认识过程的循环往复前进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

毛泽东还对归纳的过程和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第一,归纳过程首先是从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个别事物的感性认识开始的,这是认识的来源;第二,归纳方法是综合感性认识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就是“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第三,由归纳得出的规律或理论,还必须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通过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这就必须借助演绎。总之,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归纳与演绎这两个过程互相联结起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

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3. 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它是必要的但却是十分不够的,毛泽东认为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它要求我们在认识任何事物的过程中,不但必须客观地、全面地研究事物在其发展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而且必须研究事物在其相互联结上与在其各方面情况上的特点;除此之外,还必须注意事物在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的特点,就是说,必须研究事物的特殊矛盾,这是第一。其次,在叙述研究的结果时,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必须明确地提出问题。所谓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这是运用辩证方法才能弄清楚的。提出问题后,接着就要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显然,这不是单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所能济事的。第三,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它同时也就是辩证思维的过程。只有在辩证思想的指导下,写文章、做报告,才能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如果只讲形式逻辑,不讲辩证逻辑,写文章、做报告,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这是很坏的做法。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写文章、做报告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相统一;一方面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同时要注意,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

毛泽东的逻辑思想是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我们逻辑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挖掘出来,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借以表达我们对他永久的怀念和无比的敬意!

(原载:《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北京高等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

形式逻辑科学对象
问题的质疑
*

形式逻辑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但是它的科学对象、科学性质等等理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号召我们“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人们都认为形式逻辑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一门科学,因而就必须把形式逻辑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研究清楚。

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形式逻辑”这个概念是指“亚里士多德逻辑”或者古典的演绎逻辑,并没有指“培根逻辑”或者归纳逻辑,因为作者认为不能把归纳逻辑笼

★ 这篇文章载于《教学与研究》,是在王方名同志和我多次讨论的基础上由王方名同志执笔写成的。毛泽东十分关心当时学术界关于逻辑问题的热烈讨论,他阅读了这篇文章后,邀请我们和北京哲学界与逻辑学界的前辈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费孝通、周谷城等,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了长达六个多小时的座谈,后来毛泽东还发出“学点逻辑”的号召,在全国兴起了学习逻辑的热潮,推动了逻辑学的发展。